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 十种

莉卡



〔俄〕布宁 绥拉非莫维奇 著



2

E / G / N / X / M / Y / X / S / S / Z



[俄]布宁 绥拉菲莫维奇 著

多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莉卡/(俄)布宁,绥拉菲莫维奇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十种)

ISBN 7-02-002153-0

I.莉…II.①布…②绥…③多…III.小说-作品集-俄国-古典
IV.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2990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46,000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7.875 插页2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6.85元

前 言

本书选收两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成名的俄国著名作家布宁和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布宁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俄国作家，在其祖国和世界有一定声誉。绥拉菲莫维奇是我国读者熟悉的作家，他创作的《铁流》早在三十年代就介绍到我国，被鲁迅称为“划时代的纪念碑”。

布宁(1870—1953)出生于一个没落贵族世家，童年在自家的庄园里度过，目睹了家业衰败和农村经济崩溃。他自幼崇拜普希金等诗人，十七岁时开始发表作品，一八九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就显示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心理描写细腻，注重自然景物与人物内心感受的结合。《乡村》是他最轰动的作品，也是确立他在俄国文坛上地位的代表作。小说以哀婉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农村凋敝的景象，真实地再现了农民悲惨的生活和绝望的情绪。布宁虽然对黑暗的俄国有深刻的认识，但对十月革命却很不理解，一九二〇年他离开了祖国，去了法国。由于失去了创作源泉，他在国外只得凭记忆写一些感伤的小说，抒发内心的苦闷。尽管这些作品基调哀伤，但其中一些名篇仍不失为艺术佳作。本书选收的《米佳的爱情》和《莉卡》就是这一

时期的创作。《米佳的爱情》写贵族出身的大学生失恋的故事。主人公心地善良,感情纯洁,始终生活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当他遭到恋人的拒绝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复杂心境,最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莉卡》也是一曲爱情的挽歌。作品中没有离奇的感情纠葛和精心编造的情节,描写的只是两个普通人的一般恋爱,但这种凡人之爱在艺术家的笔下却得到了升华,给人以高尚、纯真、毫无伪善的感觉。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顿河地区一哥萨克军人家庭,曾因书写拥护刺杀沙皇的宣言而被流放。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坚决站在布尔什维克党一边,主持过《十月》等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在长达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写了大量的小说、特写、剧本和文学论文。《铁流》是他的代表作。本书选收的《沙原》是一篇能反映他早期创作艺术成就的优秀小说。作品描写一位少女如何被诱惑,继而又如何诱惑他人的故事。老磨坊主在垂暮之年以财产为诱饵占有了少女。少女为享受自己的幸福,将迟迟不死的老磨坊主杀死。这时她已成了白发老妇,于是她又像老磨坊主那样以继承财产为诱饵,使一年轻男雇工与她同居,重演当年的悲剧。作品以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从道德的角度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

布宁和绥拉菲莫维奇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都迥然不同,但是他们的作品却同

样有助于读者了解那一时代的妇女生活,认识她们在黑暗的俄国所处的社会地位。

编 者

1995 年 1 月

目 次

米佳的爱情	布宁 1
莉卡	布宁 77
沙原	绥拉菲莫维奇 200

米佳的爱情

布 宁

三月九日是米佳在莫斯科度过的幸福生活的最后一天，至少，他是这样感觉的。

上午十一时许，米佳与卡嘉沿着特维尔大街街心花园漫步向上^①。早春出人意外地到来，残冬退居了，走在太阳底下竟感到热燥燥的。似乎当真是云雀飞临，带来了温暖和欢欣。大地回春，冰消雪融，到处都湿淋淋的，雪水从房檐上滴落下来，清扫工清除着人行道上的冰层，从房顶上铲下凝雪，到处熙熙攘攘、生机勃勃。天高云淡，轻絮般的白云四散成缥缈的纤细的云烟，渐渐溶入雾蒙蒙、蓝盈盈的苍穹。远处，温文尔雅低首沉思的普希金立像巍然耸立，斯特拉斯诺依修道院熠熠生辉。然而，最令人神往的是这一天卡嘉显得分外迷人，她处处显现出天真和亲热，不时带着稚气般的信赖神情挽着米佳的胳膊，仰望着他。这时的米佳已陶醉在幸福之中了，似乎还有点高傲呢，他跨着大步，以致卡嘉勉强跟得上他。

他俩走到普希金立像下的时候，卡嘉冷不防说

① 特维尔大街即现在的高尔基大街，从现今的工会大楼到普希金广场一段呈渐渐上升的坡形。

道：

“真有意思，你笑起来咧着个大嘴，一副可爱的稚气的憨相。别见怪，我正是由于这种憨相才爱你呢。还有你那拜占庭式的眼睛……”

米佳两眼望着此刻业已高耸在他们面前的普希金像，竭力收敛笑容，抑制住暗自喜悦和微微抱怨的心情，友善地回答说：

“说到我的稚气，在这一点上看来我俩的分歧不大，至于说我像拜占庭人，那正如说你像中国女皇一样。你简直是被这些个拜占庭啊，文艺复兴啊弄得神魂颠倒了……我真不理解你的母亲！”

“那有什么，如果你处在她的位置，你准会把我锁在闺房里吧？”

“不是锁在闺房里，而是干脆把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名士派，那些艺术专科、音乐学院和戏剧学校的未来的名流统统拒之门外，”米佳回答说，依然竭力保持着平心静气和漫不经心的友善神态。“你可是亲口对我说过，布柯维茨基已约你到斯特列里纳用晚餐，而叶戈洛夫提出要为你塑一尊宛如渐趋静息的海浪般的裸体像，当然，这些都使你受宠若惊啰。”

“我反正是不会放弃艺术的，即便为了你，”卡嘉说。“或许我灵魂丑恶，正如你常说的那样，”她说，虽然米佳从未这样说过她，“或许我道德败坏，但是不管我是怎样的人，你还是得要我。在这样绝妙的日子里，我们不要吵嘴，你也别吃醋了，哪怕只现在这一会儿也好！你怎么不明白，你毕竟是最亲密的唯一的心上人呢？”她执拗地低声问道，此刻她已

故作媚态地瞟着米佳的眼睛。然后若有所思地、慢条斯理地吟诵了起来：

我们之间有一个朦胧的秘密，
内心已把戒指相赠……

这最后一着，这些诗句完全刺痛了米佳的心。总之，就连这一明媚的日子也有许多痛心和不快的事。令人不快的是关于稚气的憨相这一玩笑，因为类似的玩笑他从卡嘉那里已听到过不止一次了，这都并非偶然，——卡嘉不时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表现出自己比他老成，不时（也是不由自主，亦即完全情不自禁地）显示出自己凌驾于他之上，他痛苦地承受着这一切，总感到这是她作为情场上的一个富有经验的人的内在特征。令人不快的“毕竟”（“你毕竟是最亲密的”）还在于这句话不知为什么是猝然用一种压低了的声调说出的，尤为令人不快的则是那些诗句，那种虚情假意的吟诵。然而，虽然那些诗句和那种吟诵最能令米佳联想起它们将是他失去卡嘉、唤起他激烈的仇恨和妒忌的媒介，但在这一幸福的日子——三月九日，他也较轻松地忍受了下来，这一天，正如他日后常常感觉到的，是他在莫斯科度过的最后一天幸福日子。

这天，卡嘉在庫兹涅茨桥崔姆缪尔曼商店购买了几本斯克里亚宾^①的乐谱，在回去的路上她顺便

① 斯克里亚宾(1871—1915)，俄国著名作曲家。

提起了米佳的母亲，笑着说：

“你想象不出来，我以前是多么怕她！”

在他俩的整个恋爱过程中，不知为什么他们从未谈起未来，从未谈起恋爱的结局问题，而眼下卡嘉突然提起米佳的母亲，并且听起来就像谈起她未来的婆母似的。

二

后来似乎一切都跟往常一样。米佳伴送卡嘉上艺术剧院，去听音乐会、参加文艺晚会或者去基斯洛夫卡她那儿，由于她母亲给予她完全的自由，米佳常常在她那里呆到夜里两点钟。卡嘉的母亲是一位嗜好抽烟、爱涂脂抹粉、有着深红色头发的亲切而善良的妇女（由于丈夫另有妻室，早已与他分居）。卡嘉也常跑到莫尔恰诺夫卡米佳的学生宿舍去，他俩幽会时，也仍像从前那样，几乎都是在心醉意迷的热吻中消度的。但是米佳深感到某种可怕的事情即将来临，因为他发现卡嘉身上有某种东西正在起着变化。

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快活时日转瞬即逝，那时他俩刚刚相遇，一经结识便立即感到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在一起倾心相诉（哪怕是从早谈到晚），米佳陡然觉得自己一下子进入一个爱情的神话世界，这个世界正是他幼年、少年时代所默默期待的。那是十二月的寒冷、晴朗的日子，莫斯科天天都点缀着厚厚的冰霜和低悬的暗红色球状的太阳。正月、二月把米佳的爱情卷进了缠绵的幸福漩涡，似乎这种幸福

已经实现,或者至少说眼看即将实现。然而在那时就已经有某种东西在开始并且日益加剧地惊扰和伤害这一幸福。在那时他就已经不时地感觉到,仿佛有两个卡嘉:一个是与她刚一相识就渴慕和追求的卡嘉;另一个是真正的、普普通通的、与前者判若两人的卡嘉。不过那时米佳还不曾有过任何类似目前这种痛苦的感受。

什么事都可以找到托辞。妇女们开始忙碌起春天的一些事情——采买东西、定做服饰、没完没了地改做这样那样的衣服,卡嘉也确实经常陪同母亲到裁缝那里去;此外,她就读的那个私立戏剧学校也即将举行考试。因此她的忙碌、精力的分散,可以说是不难理解的,米佳也正是时刻这样安慰自己。然而慰藉并不顶用,尽管他时刻安慰自己,但内心的猜疑却日益加剧,也日益明显地被证实:卡嘉对他愈来愈冷淡,而他的猜疑、妒忌也愈来愈严重。卡嘉被戏剧学校的校长吹捧得飘飘然了,她忍不住向米佳讲述了校长是如何夸奖她的。校长对她说:“你是我学校的骄傲,”——他总是用“你”来称呼自己的女学生们——除了一般的课程外,他还单独对她进行辅导,以使她在考试中一现才华。事实很清楚,校长一直在玩弄女性,每年夏天他都带上一个女生去高加索,去芬兰,去国外。米佳认为现在校长是在卡嘉身上打主意,虽然卡嘉对此并无过错,但她毕竟是能够感觉到和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仿佛她与校长之间已是一种卑污和有罪的关系了。由于卡嘉对他十分明显的冷淡,这一念头使他更加感到痛苦。

他觉得，总有什么东西把她从他那里吸引开。一想到校长，他的心就无法平静。可是校长算得了什么！他觉得，总有某些另外的兴趣压倒了卡嘉对他的爱。对谁、对什么有了兴趣呢？这米佳不知道，他妒忌卡嘉对任何人、任何事物发生兴趣，主要的是妒忌卡嘉对他想象中已经瞒着他在干的那种通常的事情的兴趣。他觉得，她受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诱引而渐渐离开他，甚至被引到不堪设想的地方。

有一次，卡嘉当着母亲的面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米佳，您议论起女人来总是遵循‘治家格言’，您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奥赛罗^①，所以说谁也不会爱上您，不会嫁给您！”

母亲反驳说：

“可我不能想象没有妒忌怎会有爱情。谁不妒忌，依我看，谁就没有爱。”

“不，妈妈，”卡嘉说道，她总是爱引用别人的话，“妒忌——那是对你所爱之人的不尊重。就是说，如果不信任我，那就是不爱我。”她说话时有意不瞧米佳。

“而依我看，”母亲反驳道，“妒忌也就是爱。这我还是在哪儿读到过的呢。那里还对这一点作了充分的论证，甚至还从圣经上引了例子，说圣经上把上帝称为嫉妒者和复仇者……”

① 奥赛罗，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因怀疑妻子苔丝德梦娜与副将有私情而将其掐死。

至于说到米佳的爱情，如今它差不多统统表现在妒忌方面了。这种妒忌非同一般，而正像他所感觉的那样，极其特殊。他与卡嘉俩尚未越过亲昵关系的最后界限，尽管他俩单独相处的时间是很多的。而今，在这种单独相处的时间里卡嘉表现得比以往更热情。但是现在连这种热情也使他感到怀疑，有时还使他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导致他妒忌的一切感觉都十分可怕，然而其中尤为可怕的，也是米佳怎么也说不清楚、怎么也不能理解的是那么一种感觉，即一想到卡嘉同别的男人待在一起，他俩，米佳和卡嘉间的那种炽烈的爱的表露，那种比世上的一切都甜蜜而幸福的情欲，便变成难以言喻的卑下，甚至令人觉得反常了。在这种时候，卡嘉每每激起他心头无比的嫉恨。他俩的接触，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圣洁的，一切都无比迷人。但是一旦他想到别人取代了他的位置时，一切立刻也就变了，变成某种无耻的、激起他掐死卡嘉这种欲望的东西，而且，想首先掐死的恰恰是她，而不是他想象中的情敌。

三

卡嘉的考试终于在谢肉节后的第六周举行了，这一天似乎更加证实了导致米佳苦恼的全部原因所在。

在那儿卡嘉压根儿没有瞧见他和注意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她成了陌生人了。

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她一身洁白的穿戴，像

新娘一样，心情的激动使她显得额外妩媚动人。大家都对她表示赞赏，拼命鼓掌；校长呢，这个沾沾自喜的演员带着淡漠而忧郁的眼神坐在前排，只是出于强烈的自豪感而间或向她作些提示，提示的声音不大，但不知怎么整个大厅都听得见，而且令人难以忍受。

“少背词，”他说，语气沉着，很有分量并且如此威严，俨如卡嘉完全属于他私有。“不要表演，要感觉，”他一字一字吐得很轻。

这些话听来令人难受，令人难受的还有那博得掌声的背诵。卡嘉惶惑不安，脸颊烧得绯红，她的声音有时会由于过分激动而停顿下来，就连这一点也十分感人，极其精彩。但是她背诵起来总是拖声拖气，矫揉造作，这种俗不可耐的腔调在米佳所憎恶的一群人当中却被视为最高的朗诵艺术；卡嘉在他们当中已经被同化了，此刻她不是在道白，而始终是带着一种缠绵的感情，一种对她的倔强来说显然是不相称的那种哀求，在那儿发出一声声的感叹；米佳简直为她羞得无地自容。最可怕的是，卡嘉发烧的脸蛋上、白色的连衣裙上（这衣服在台上显得更短，因为大厅里的人都从下往上瞧着她）、白色的皮鞋以及绷着白色丝袜的腿上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天使般的纯洁和轻浮淫荡。《教堂唱诗班的一个姑娘》^①，——卡嘉装出过分天真的神态朗诵着关于某个天使般贞洁的少女的台词。米佳既感到一种对卡嘉的甜情蜜

① 此系俄罗斯诗人 A·勃洛克的一首诗。

意，——正如你常常在人群中对自己的意中人的感觉一样，——又感到一种恼恨的敌意，同时还有一种引以为荣的感觉——须知她毕竟是属于他的呀，可与此同时又有一种令人心碎的隐痛：不，她已经不属于他了！

考试结束后又开始了幸福的时光。然而米佳已不相信还会像从前那样轻松愉快。卡嘉回忆起考试的情景时说道：

“你可真蠢！难道你感觉不出，我朗诵得这么出色仅仅是为了你一个人！”

但是他无法忘怀自己在考场上的一些感受，也无法承认那些感受至今已消逝无踪。卡嘉感觉出他的这些隐秘的感受而在一次口角中嚷嚷道：

“我真不明白，既然你认为我什么都不好，干吗还要爱我！你到底希求于我什么？”

可是他自己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爱她，尽管他感到他的爱不仅没有减弱，而且相反，随着他与某人某事进行争风吃醋的斗争的加剧而在增强，这个斗争的激起是由于她，由于这一爱情，由于她的巨大的魅力和她日益增长的需求。

“你爱的仅仅是我的肉体，而不是心灵！”卡嘉有一次曾痛苦地说。

这又是哪个人的戏剧台词，但它们虽然荒诞而又陈腐，却也触及到某种无以名状的苦衷。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爱她，解释不清自己希求什么……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一问题更是不可能，因为无论米佳听到还是读到的关于爱情的描述

中,没有一处对它下过精确的定义。在书本里和在生活中仿佛大家都一下子达成了默契,要不只论及那种几乎没有形体的爱情;要不只说那种被称之为色情、肉欲的爱情。可米佳的爱情不同于这两者。那么他对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是被称之为爱情的,还是被称之为情欲的呢?当他解开她的上衣,吻着她那令人销魂的、柔顺、天真而毫不忸怩地袒露出来的处女酥胸时,究竟是卡嘉的心灵还是肉体使他得到飘飘然如临终欲升天国的安乐呢?

四

她明显地变了许多。

考试的优异成绩固然是理由,但毕竟还有某些其他的原因。

随着春天的来临卡嘉仿佛陡然变成了一个衣着时髦、来去匆匆的年轻的交际花。如今,当她坐车来访时(现在她不是徒步,而总是坐着车来),当她撩下面纱,响着丝质衣裙的窸窣声疾步走在这走廊上时,米佳简直为自己那晦暗的走廊而害羞了。现在他俩幽会时她还是那么温情相待,但总是姗姗来迟,并减少了约会次数,声称又要和她妈妈到裁缝那儿去。

“你懂吗,我们就是要讲究穿戴!”她说,闪着一对滴溜溜的、快活而惊异的眼睛。她明知米佳不信她的话,但还是说出了口,因为眼下委实没什么托辞了。

如今她的帽子也几乎从不摘下,小伞也不离手,